



How do we know?
Letters for April

大师书苑

给四月的信

我们如何知道

【英】艾伦·麦克法兰 著
马 啸 译

Alan Macfarlan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如何认识世界？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我们了解身边的世界，是善用感官的结果。实际上，我们的理解来自于许多文化和精神力量的熏陶。这本小书旨在考察最近一万年不断变革的世界范式，从早期诗史的传唱者到 21 世纪的社会媒体。通过广阔背景下的东西方比较，它揭示了轴心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启蒙运动，进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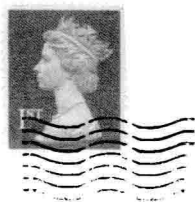
麦克法兰教授曾到中国考察十余次，对中国近代的历史做过深刻的分析，这是他特别写给中国年轻人的信笺。

ISBN 978-7-108-05266-7



定价：22.00元

9 787108 052667 >



给四月的信

我们如何知道

【英】艾伦·麦克法兰 著

马 嘯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书出版受到英国剑桥大学康河计划，英国保护即将消失的世界基金会，中国四川大学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项目支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四月的信：我们如何知道 / (英) 麦克法兰著；马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0
(大师书笈)
ISBN 978-7-108-05266-7

I. ①给… II. ①麦… ②马… III. ①人类学—善及读物
IV. ①Q9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3880 号

丛书策划 张志军 王子岚

丛书编辑 刘 靖 李静韬

责任编辑 李静韬 杨学会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625

字 数 66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给我所有的中国朋友
——特别写给四月小友
© 艾伦·麦克法兰，2014

序：世界应是四月天

英国剑桥大学的艾伦·麦克法兰教授通过译者将他的新著《给四月的信——我们如何知道》寄给我，希望我为其作序。曾与麦克法兰教授有过一面之缘。那一次，他专程到民进中央访问，这位超过七十岁的老人谈锋甚健，思维敏捷。我们谈哲学，谈人类，谈互联网，谈教育，谈阅读，越谈越深入越投机，像一对早已熟悉的忘年之交。

事后，他送我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这本书是他写给外孙女莉莉的三十封信，围绕关于人生、知识、信仰、权力、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给出了深入浅出的回答，智慧而温暖。后来，这本书入选中国中学生基础阅读书目，成为向高中生推荐的一百本书之一。

现在的这本书，可以视为《给莉莉的信》的姐妹

篇。如果说《给莉莉的信》更多涉及人生与世界的“道”，《给四月的信》则更多涉及认识人生与世界的方法，即如何“知道”。

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当然需要借助工具。无论是着重描摹世界的文字语言，还是致力改变世界的技术革命，所有方法都是我们的“智慧解剖刀”，既可以用来解剖外在的物质世界，也可以用来解剖内在的心灵世界。借解剖而了解，从而帮助我们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世界。

人类发展到今天，不仅知识的积累突飞猛进，而且传播知识的方式也早已多次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本书介绍学者莫纳科提出的观点，就能归纳出四种：依靠人与人之间直接传递的表演阶段；依靠语言文字间接传递的表述阶段；依靠声音图像记录的影像阶段；依靠人人平等互动的互联网阶段。

尤其是当下正处于的第四个阶段，和过去相比变化更为显著：不仅世界变成一个家园，知识的传递更快捷平等，而且传授的方式和模式也发生着深刻变化。过去老师和学生之间居高临下、我教你学，现在完全可以颠倒过来，师生共同面对问题，老师

不一定比学生懂得多，学生在某一个领域可能超越老师；过去在学校上课学习，回家做作业，现在完全可以在家里学习，在教室里解疑释惑；甚至，今后知识的学习已不再是学校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学生在网络上、家里和其他社区中都可以获得知识，教师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是要教授如何学习知识。

麦克法兰在书中介绍了一组骇人听闻的数据：我们现在的电脑拥有相当于一个老鼠大脑的能力。而到2025年左右，电脑就可以与人类大脑具有等同的能力。预计到2050年左右，一台电脑拥有的能力将相当于地球上所有人类大脑的能力的总和。

按照这个判断，未来社会电脑主宰人脑也许会成为现实。但我更相信，最先进的电脑也是人类大脑的发明。人创造的工具，是人力朝向无垠的拓展。人既然能够创造出功能强大的电脑，也一定能够学会运用。问题只是在于教育要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挑战。正如麦克法兰指出的，现在的孩子面临的是与他们的父辈祖辈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不仅需要与过去彻底决裂，还必须要为未知的明天经

受训练”。不仅孩子们如此，“整个社会都必须要面临这样的任务”。

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当下，我们如何把握“知道”的本质，如何从“知”的过程中拥有“道”？我想，智慧当然重要，“智慧解剖刀”需要磨砺，但比智慧更重要的，也许是人性根本处那些柔软的事物，比如人类的梦想、好奇心、爱和坚韧等，这些才是创造智慧的原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巨变，可以说正是这种原动力的体现。近年来，麦克法兰十余次来中国考察，同时也通过文献研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变革是从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开始。他由衷地敬佩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一种有条不紊、举重若轻及大体上公平的方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中国虽然没有经过深刻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洗礼，但是中国人的“韧性、好奇心与智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就是工具、技术以外的力量，是最为根本的力量。如何通过传授知识而把这种更本质的力量传递给年轻人，才是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知道”。这也

是这本书想表达的。

在全书的最后，麦克法兰对四月写道：“如果你怀有梦想并将梦想付诸实践，那么就能得偿所愿。如果你明白自己认为困难的事情，对别人来说也很困难，但是你可以通过持续努力的工作，采用乐天与平衡的方式克服这些困难，然后幸福地生活。”

这番话，与其说是麦克法兰写给四月和他的中国朋友，不如说是写给所有年轻人，更是他本人对人生、对世界、对未来的一种表白。

未来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呢？我愿那未来一切，就像诗人林徽因在诗里以“四月天”所形容的那样：“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未来的世界，就应该这样充满了爱、暖和希望。

如此四月天，将属于麦克法兰笔下这个叫四月的孩子，将属于全世界所有的年轻人，也将属于一切掌握“智慧解剖刀”，同时永远保持梦想、激情、好奇心的真正“知道”之人，如同本书作者麦克法兰一般。因为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求“知”所需的梦想与努力不会变，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根本之“道”不会变。

美好的未来，美妙的四月天，只有人类不为国别、性别和年龄等一切外在所局限，只有共同创造，才可能实现与拥有。

是为序。

朱永新

2014年12月11日于北京滴石斋

我为何给你写这本书

在不断扩大的循环中旋转，旋转
猎鹰已听不到驯鹰者的呼唤；
万物解体，中心难系；
世界一片乱象，
血潮流溢，每一处
纯洁的仪式被淹没；
好人缺乏信念，坏人
则狂热到极点

——选自叶芝《第二次圣临》

亲爱的四月：

《第二次圣临》这首诗写于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余波未平。整个世界似乎变得分崩离析，而且这种感觉自此再未消弭。1968 年学生运动前的一年间，

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爵士通过 BBC 广播发表了一系列“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¹，随后整理成《失控的世界?》(*A Runaway World?*)出版。如果说 45 年前这个问号确实存在的话，那么今天应该可以予以解答了。我们确实生活在狂野的、开足马力全速前行的时代，而通过本书我希望可以解释其中的一些原因。

当你母亲最近请我用《给莉莉的信》(写给我外孙女的信)的风格，为你写一本小书作为礼物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在我十二次中国之行中，从我的中国朋友们那儿听到的种种疑问和忧虑，我意识到这些疑问和忧虑通常反映出的是智识上的混乱感。这点从一个十七岁的中国学生写给我的邮件中可见一斑：

1 1948 年，为纪念倡导公众传媒理念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斯，BBC 广播设立了“里斯讲座”。邀请人类文明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文化、科学、宗教、政治等等话题发表看法，并邀请听众共同讨论。作为第一个受邀的人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埃德蒙·利奇于 1967 年发表了六期广播讲座，提出“进化式—人道主义”，鼓励人们面对加速行进的人口爆炸和技术革命，勇于改变既定道德和社会的预设。在当时社会，特别是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反响。译者注。

亲爱的麦克法兰先生：

我的观察是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困惑和悖论的世界里。在中国，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后，中国人却发觉自己难以适应新的现实。我并不认为恣意蔓延的物质主义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毕竟，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西方自由主义？爱情？正义？还是仁慈？在政治狂热消退之后，很多中国人发现，金钱的力量是他们可以相信的最实在、“最安全”的东西。

尊敬您的 G

在扣人心弦的变革中，生活是一门独特的学问，我想你以后会明白。生活时而静若万籁俱寂，时而动若万马齐奔。从童年时代到大学生涯，我在英格兰亲历过一场规模小得多的变革，然而从来没有人系统地跟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经年累月之后，我才渐渐弄明白那些曾经施加在我和同伴们身上的力量是怎么一回事。对你而言，这可能同样真切。你会感受到压力、紧张、不满、焦虑、困惑，不免还有兴奋和自由。但却从来没

有人能说清为什么会这样。这本小书尝试描绘世界之道正在通过何种方式加速发生变化，同时它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帮助你。那就是若干年之后，你应该对自希腊以降、经历几千年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哲学系统有所了解。如果别人要我通过几堂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就吸收整个中国哲学和语言的精粹，我会觉得异常艰难。所以我希望你提供一份非常简明的示意图或介绍，让你能概览西方哲学全景，再择你所爱深入探究。

* * *

了解一点关于我和我的人生轨迹或许有助于你阅读这本书。当我从孩童变成少年再到成年，即在我十三岁到二十几岁之间那些年，我尝试了解周遭的世界。一开始是在寄宿学校，之后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寻求解答关于生命的意义及其模式的诸多问题。尽管我知道了点什么，但在十年中小学基础教育、牛津六年本科与研究生学习结束之后，我依然迷茫。

很大程度上我受到的教育，像是被设计来教我怀

疑所有宏大的理论的。我被教导，对所有现存的历史和社会学理论要保持高度的怀疑；我被告知，对于过去的研究向我们表明，历史不可重复。哪怕过去发生的事情与预知未来直接相关，我们也并不能真正从中学到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发生之前，没有人能够预见。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明白它们为什么会发生。

结果，除了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低层次观察，譬如人类会因为信仰相互残杀，抑或农业经济中持续的坏天气可能引发饥荒之类，我所接受的教育并没有帮助我找到视界更加宽广的答案。

可我并不打算放弃，在二十五岁那年我从历史学转向学习人类学和社会学，并在伦敦大学深造，获得两个学位。对这两个学科的最初了解告诉我，它们对鲜活的人类群体深入研究，寻求统计规律，通过共变关系比较进行检验，将本质和表象区分对待，探寻什么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什么会因文化而多样纷呈，这些方法可以带我找到更为深刻的普遍规律。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又经过一个五年的学习（其中包括在尼泊尔展开十五个月的田野工作，以及大量的

阅读，同顶尖人类学家交谈对话），并于其后在剑桥大学教授人类学课程多年，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最初接触历史学时的原点。人类学似乎同历史学和文学一样，虽然允许我们进入他者的世界去阐释人类的境遇，但却不能提供类似“假如 A 必然 B”这样不变的定律。

周遭的世界依然是一片迷雾，我对其间规律模式的求索并未得到满足。于是在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后，我尝试研究更为深入的领域——哲学。我想，如果我站在对人类本质和世界历史多有建树的那些最伟大、最广博的思想家的肩膀上面，从他们的研究中找到规律模式，或许可以帮助我看得更透彻清楚。

我研读了诸多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最终，这样的做法让我开始明白，在这些思想家对自己所掌握的大量人类知识的研究基础上，他们对于我曾上下求索的那类问题的真知灼见，似乎确实让我对历史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对以往这些思想大师的研究，对我先前的研究生涯也产生了影响。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俯瞰，之前那些或多或少支离破碎和不尽人意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也变得卓有意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赋予我一个解释